

岳父是个能工巧匠

黄田

村里说起岳父肖志健的名字,没有人不知道的。他个头不高,只有小学文化,但脑子很聪明。他做篾货和砖瓦的手艺都是顶呱呱的,闻名十里八乡。

家乡茂林修竹,漫山遍野,郁郁葱葱。一到农闲时节,岳父就去山上砍一些竹子回来,开始劈篾,用锯、切、剖、拉、撬、编、织、削、磨等方式,将竹子劈成青篾和黄篾。青篾很有弹性和韧性,用来编织细密精致的篾器,或编织在受力的部位,使篾器牢固耐用。有时,岳父劈的青篾比头发还细。而黄篾柔韧性差,容易折断,用来编织大型的竹篾制品,或编织在篾器不受力的两侧。

听妻子说,岳父编织篾器是无师自通的。比如家里养鸡喂鸭,需要鸡笼、鸭笼,他就去邻居家借一只样品来,上下左右仔细打量研究一番,从哪里开头,哪里收尾,然后边看边学,第一只不是很好看,编织多了,就熟能生巧,游刃有余,越编越漂亮,越编越扎实。后来,村里许多人请他编织。有时,岳母还会把篾器挑到集市上去卖,赚一点零用开支,买一点水果、猪肉回来,一家人打打牙祭。

除此之外,岳父还会编织簸箕、筛箩、背篓、菜篮、竹篮、竹篓、粪箕、花篮等10多种农用竹制品,村里人都夸他是一个能工巧匠。

上世纪70年代,生产队为增加集体收入,在离村不远的一片黄土荒地上开了一家砖瓦厂。三四十岁的岳父,被队长选去那里制作砖瓦。那时做瓦,全是手工。做瓦用的泥土非同一般,要有黏性,无碎石、杂质。岳父先将精选后的黄泥用锄头挖成一

堆敲碎,浇上适量的水,然后双脚在上面反复踩踏,使泥土变得细腻、柔韧、筋道,就像过年打的糯米糍粑。将踩熟的黄泥堆成长方形的泥墩,用钢丝锯切一块一厘米左右的黄泥,将其糊粘在一个有一层衬布的瓦桶上,左手转动瓦桶,右手握住一块球拍似的木板,在瓦桶上轻轻地来回烫、拍、抹、揉,就像粉刷墙面,使泥片变得厚薄均匀,平整光滑,然后将这个无底无盖、上小下大的瓦桶,小心地放在平坦的地面上,等到一只只瓦桶自然晾干,轻轻一拍,取回衬布,瓦桶便脱落,四块金黄色的瓦坯便大功告成。

瓦坯还只是瓦片的半成品,只有把瓦坯烧制成功,才是一件完美的产品。

瓦坯晒干后,就得把它装进瓦窑烧制。那时烧瓦,都是用木柴,要烧两天两夜左右。岳父说,烧瓦比做瓦技术要求高,关键要仔细观察窑内的火情,火候不到,烧出的瓦片跟泥坯差不多,不耐用,或根本没法用。烧过火了,瓦片会起弓变形,成了废品。只有火候把控得当,烧出来的瓦片,呈青灰色,无破损,轻轻敲击,清脆悦耳,余音袅袅。这样的瓦片盖在屋子上,既美观大方,又结实耐久。

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队里的砖瓦厂宣布解散,岳父便回家重操旧业,种田。

说来也巧,岳父家旁边有一块自己的菜园,面积较大,都是黏性较好的黄土,适合做砖瓦。那时,岳父所在的肖家村搞杂交水稻制种,运气好,一年有一二千元收入,比其他村种水稻的农户要富裕一些。几年后,积蓄渐渐增多,就打算在老屋旁边再建一幢五排四间砖木结构的新屋。

岳父在菜园旁边空地上搭建了一个草棚,搬来瓦桶、水桶、砖板、砖模、锄头、钢丝锯等工具,平时忙完田里活,就在草棚里做瓦,埋头苦干。妻子带着最大的妹妹帮岳父挖泥、踩泥、挑水、晒坯等,常常是一身汗水一身泥,累得腰酸背痛。

岳父手脚麻利,速度快,一天要做上千块砖。他做的砖四四方方,质量好,像精致漂亮的工艺品。

忙完几个月,砖瓦做好后,岳父请亲朋好友帮忙,在家旁边建造了一个能容纳几千砖瓦的窑洞。砖瓦可以混装混烧,都是用木柴做燃料。岳父带领全家人轮流烧火,站在几千摄氏度的窑火面前,一个个汗流满面,全身湿透。

因为用木柴烧窑极耗人力,而且成本较高,后来就改用烧煤了。俗话说,高手在民间。岳父就是制作砖瓦的高手,他用煤烧出来的砖瓦呈猪肝色,质地坚硬。村民无不交口称赞。

这年年底,一幢青砖黛瓦的两层楼房终于盖好,那是岳父用智慧和汗水砌成的家庭希望。

后来,岳父的知名度越来越大,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十里八乡,不少村民亲自登门拜访,邀请他去做技术指导。岳父总是有求必应。

岁月悠悠,往事历历。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许多农用竹制品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传承了几千年的青砖黛瓦渐渐被水泥砖、琉璃瓦等新产品所替代,他老人家也离开我们四五年了,但他那慈祥的面容、精湛的手艺、勤劳的身影、奋斗的故事永远留在我的心里,每当父亲节想起这一幕幕,我的眼眶就忍不住滚出泪水。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苏波诗选

苏波

没有比一条河流醒来更让人惊心

你在书法里这样写道:

没有比一条河流醒来更让人惊心
看到这句话,和它背后连绵的余音
我蓦然一惊:
河流不是在涌动中醒着的么?
它的繁忙,它向下生长的波浪,
造成了语义的喧哗
是的,在涌动中沉睡,在流动中静止
是多年来它告诉我的唯一的秘密
而一圈圈的树纹也在放射状地描述天体
适度地颠簸正好可以催发深睡
没有比一条河流醒来更让人惊心
包括你眼睑掀起的风暴

这一天

这一天,是清明节
你的泪水,由死者提供

这一天,汽笛长鸣
但愿,没有吵醒逝者的睡眠

这一天,你吃了许多青团
天快黑了,你的脸色还没有变青

这一天,你在读过去的诗
一整天,你从陈旧的仓库里搬出一个个部件

这一天,你还活着
在死者的注视下,你羞愧难当

春中茶园作

慕白

茶的生与死,只在一场春雪
满目春山尽白头,人走就凉
春寒胜于人祸,只有沸腾的水知晓
茶香来自苦寒,活着不易
被折戟,被杀青,被揉捻
被发酵,被烘烤,被赴汤,被蹈火
遍尝人间滋味,茶出身于农家
性苦寒,功效止渴、明目、益思
消炎解毒。死是一件自然的事
茶的一生,总是无法为自己除烦去腻
驱困轻身。在这春天里
雪地江山如画,只有这小小的草木
灵魂中长满不为人知的悲伤

吃茶去吧。群山之巅,人心为峰
草木之心,一岁一枯荣
蚯蚓在地底用柔软的身躯耕耘
而世界空旷,虫鸣闪烁其上

第一次摆摊

朱惠英

小时候,我有过一次摆摊的经历,摆摊时发生的一些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太阳还未上山的早上,弟弟麻利地把两个装满梨瓜的箩筐装上独轮车,然后提起车把手试了试重量,冲我喊:姐,快点,再晚没地方摆了!我急匆匆地从楼上飞奔下来。

我们准备去集市里摆梨瓜摊。妈妈说,卖梨瓜的钱归你们所有。弟弟早已想好钱的用处,他准备买一叠小人书和一个游戏机,再吃一碗馄饨。我只想要一块裙子的布料。那时,我都读五年级了,还没有一条新裙子。

路上空荡荡的,只有独轮车的咯吱咯吱声和我们的脚步声。村里到集市只有三里路,我们却走了很长时间。弟弟个子矮,推着大车横冲直撞的。我在前面拉车,车子经常蹭到我的脚。我说他乱推,他说我乱拉。说着说着,我们就吵起来。

太阳露出笑脸时,一整排瓜果摊已经在集市溪边摆开了。我们卖的是妈妈亲手种的梨瓜。透过薄薄的皮,可以闻到瓜的香味,轻轻一咬,清香浓郁的汁就会流出来。

这时,一位漂亮阿姨走过来,问我们多少钱一斤。弟弟看我一眼,用眼神问我多少一斤。我举起一只手,弟弟说5分。阿姨说,你们说错了,应该5角一斤。她选了10来个梨瓜让我们称。我们其实不会称,漂亮阿姨自己称后说总共2.4元钱,我给你们2.5元吧。说着,她递过了一张10元

纸币。弟弟看我找不出零钱,说,阿姨您再买一点吧。阿姨说,要不,我先到别的地方买些东西再来付钱。于是,她便离开了。

来买梨瓜的人很少,我们站了半个上午也没卖出几个。旁边不远的肉麦饼香味飘过来,我们咽了口唾沫。我递给弟弟一些零钱,让他去买个肉麦饼吃。弟弟看了看箩筐里的梨瓜说,姐,我有办法。

不多时,弟弟提了两个肉麦饼跑回来。我问他怎么回事。弟弟告诉我,刚才他拿了几个梨瓜让烤饼的尝。那烤饼的一吃,就提出准备用饼换我家的瓜了。反正是自己家的东西,弟弟也不斤斤计较,满满装了一袋送过去。那老板也高兴,换了四五个肉麦饼给我们。

弟弟用同样的办法换回了两碗馄饨。在旁边摆摊的阿婆直夸我们小小年纪真有能耐,说她的黄瓜一根也没卖出去。我们看她挺可怜的,就打算买一些黄瓜。阿婆说,全部卖给你们,给我5元钱就好了。我家孙子的午饭都没人烧,还有老伴躺在床上生病好多天了。我不想全买,可弟弟自作主张把阿婆的黄瓜移到我们的花布上来,并把我包里的钱拿给她。阿婆千恩万谢地拿过钱走了。

买梨瓜送黄瓜啦!弟弟大声吆喝。一次次推销,换来一个个摇头。集市上的人越来越少,摆在布上的瓜被太阳晒了一上午,个个没精打采。

我们心灰意冷,把梨瓜打包放回箩筐,看着那袋称过的梨瓜,心里有点凉。别处同样的梨瓜每斤只要3角

钱,估计那漂亮阿姨去别的地方买了。

旁边卖肉的老板告诉我,你们姐弟真傻,那个老阿婆的黄瓜卖了两天了,2元钱都没人会要,你们居然用5元钱买。那个阿婆卖东西缺斤少两,所以我们都不理她。

弟弟听了居然说,没事,黄瓜还好吃的。他头也不回推起车就走。

四路去吕南宅的路上有一个上岭。车被一块石头挡住,整车的瓜被打翻,滚了一地。我们把箩筐从车上卸下来,一个个捡回筐里。我们满脸是汗,白白的梨瓜上都是脏兮兮的小手印。

这时,一辆摩托车急急开过来,停在我们身边。我们定睛一看,原来是那个买瓜的漂亮阿姨。她兴冲冲地说:小鬼,你们手脚真快,一下子没影了,我的梨瓜呢?弟弟急忙说:阿姨,你的梨瓜没有掉下去过,我用布包住的!弟弟从最下面挖出那袋瓜递了过去。别急,先放那。阿姨从皮夹里拿出20元钱递给我,说:小姑娘,我把黄瓜和梨瓜都买了,给你们20元可以吗?我怔在那里,弟弟急忙说:阿姨,不用20元,给我15元就行了。说实在的,这么热的天,10元我们也会给。不行,20元要的。梨瓜很好吃,我尝过了。我们把那袋梨瓜放上阿姨的摩托车,阿姨就开车走了。

我们久久立在那里,目送摩托车消失在尽头。

童年的第一次摆摊成了我们的珍贵回忆。能帮就帮一下,成了我和弟弟的座右铭。漂亮阿姨树立的榜样,我们将一路追随。